

鲍铁燕

黄村镇第一中心小学校长

父女两任校长
共写鲍氏家训

□本报记者 孙艳



现在学校离家近了，就走路或者骑车去。

说到家训，那时候经常看父亲写一些东西，例如警示格言类的，发现这些词句正是父亲日常的所作所为，也是他所提倡的。但内容还不太规整，后来就和父亲一起做了修改，共同创作了这个家训。因为父亲在村子里很德高望重，村里人听说有个家训。一次在一对年轻人的婚礼上，就给所有参加婚礼的鲍姓人家发了一张《鲍氏家训》，大家在婚礼上一起读出来。“这个家训告诉我们鲍家人要堂堂正正做人，当时成为婚礼上一个非常感人的小环节。”鲍铁燕回忆。

今年，北京市总工会女工委的好家规好家训评选活动中，鲍铁燕家的这个《鲍氏家训》获得了一等奖。从鲍铁燕自身来讲，担任校长以来，工作开展的都很顺利，这跟自己有准则有很大关系。

附：

《鲍氏家训》

遵纪守法，老实做人，刻苦求学，知识为本。
爱岗敬业，工作认真，兢兢业业，成绩惊人。
诚信懂礼，文明对人，学会包容，礼让三分。
家庭和睦，团结邻里，助人为乐，平易近人。
困难留己，方便让人，有求必应，扶困济贫。
不嫖不赌，远离毒品，饮酒适度，酒多伤身。
帮弱扶幼，孝敬老人，知恩必报，不昧良心。
知错必改，不讲原因，情趣雅致，至上至真。
不贪不占，廉洁为本，热爱劳动，勤勤恳恳。
不义之财，不沾分文，自创收入，生活根本。
腐化堕落，人人憎恨，节约俭朴，厚德修身。
以上家训，熟读牢记，人人遵守，下传后人。

于兰

西城区总工会干部

四世同堂的幸福

家训：百善孝为先

□本报记者 阎义



训。2005年，于兰的父亲患病住进了医院。白天，于兰的母亲到医院照顾于兰的父亲。晚上，于兰的弟弟开车把母亲送回家。他们轮流照顾父亲。第二天早晨，于兰的弟弟又开车把母亲从家里接到医院。这样一直持续到父亲去世。有一年，于兰的母亲患重病。在母亲看病期间，于兰的弟弟背着母亲在医院的楼上楼下往返于各医疗室。弟弟的行为都让医生和其他病人称赞。

于兰的父亲去世后，母亲感到有些孤独。母亲用练太极拳和养花打发时间。而于兰他们则每星期休息日必须回到老母亲身边，陪老母亲聊聊天，打打牌，给老母亲做她爱吃的饺子、烙饼、面条。他们各自还会做拿手小菜。于兰说：“我弟弟的儿子刚参加工作，领到的第一份工资就给奶奶买了一件棉睡衣。我们的孩子也经常给奶奶、姥姥买东西。”现在，每年一开春于兰他们就带老母亲到郊区游玩。最近，于兰他们又带老母亲游览了农业嘉年华，母亲脸上的笑容明显多了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这个家族由最初的父母两个人已经繁衍到四世同堂的17人。在家训的熏陶下，于兰的这个家族产生了7个党员、7个研究生。

走基层与职工同行
线索征集 ldzm2013@126.com职工记忆中的
家训故事

那些浸润心灵的人生教诲

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家训，是前辈留与后人的为人处世宝典，是子孙立身处世、持家治业的教诲。不管是一句话，还是几个字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训，每个家训背后都有传承的故事。

一条家训，既承载着一个家族的过去，也指引着一个家族的未来，它将一个家族的故事串在了一起……

在大兴区榆垓镇西胡林村，鲍姓在村里是大姓，他们有个《鲍氏家训》。您或许觉得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，其实，这个家训去年才开始在村里流传，它的创始人就是鲍铁燕和她的父亲。

鲍铁燕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，为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一辈子。“父亲一直教导要做事先做人。到现在也一样，一直在要求我，我有时候开玩笑跟他说，您的要求比教委还多。”鲍铁燕说，父亲这一辈子为人端正，把钱和利看得很淡，他一直在用他的行动警示着自己和家人，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要积极向上。

父亲做校长的时候，鲍铁燕也就十几岁，让她印象特别深的是，总有人找父亲办事，到家里送东西，每一次父亲都让对方拿走。有的时候父亲会故意把东西留下，他第二天会拿到学校去，开大会的时候把东西拿出来，提示大家：“我可以帮你办事情，但我不会收你们的礼。”

因为工作的流动，鲍铁燕也回到父亲的学校当校长。听学校的老老师说，那会儿有来学校视察的来宾，需要招待用餐的时候，父亲都会把自己餐费扣除，交到财务。

父亲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，同样鲍铁燕当了校长后，父亲也这样要求她。18岁参加工作；2009年的时候，33岁的鲍铁燕也当上了校长。“那时候对公车、公费还不是很严格，但我父亲要求我，不能坐公车上下班，老师们坐班车上上班，你也得坐班车。”鲍铁燕说，从做校长以来，基本上是同老师们一起坐班车上下班，

5月8日是母亲节。这一天，西城区总工会干部于兰按照家里不成文的规矩，一大早就回到娘家看望83岁的老母亲。于兰对记者说：“我上有姐姐，下有妹妹和弟弟，共四位。每逢节假日都要回到老母亲这儿，看望老母亲。这也是遵循了我们家的家训‘百善孝为先’，要守‘孝道’。”

“你们家的家训是怎么形成的呢？”记者好奇地问。于兰说：“我父亲是东北人，母亲是广东人。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到外地读书。大学毕业后，他们响应党的号召，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，就来到了当时还叫北京矿务局的矿山工作。之后，他们调到矿务局医院，也就是现在的京煤集团医院，做医务工作者。由于工作的需要，他们很少回家乡看望自己的父母。所以，他们在工作和‘孝道’面前，选择了工作。‘忠孝不能两全’。也许，他们不能对自己的父母尽孝，那是工作和条件所限。而现在，我们都在他们的身边，尽孝对于我们来说是容易的事情。也有可能是，他们想把自己不能尽孝的损失，让子孙弥补回来。”

几十年来，于兰的家里始终遵循着这条家